

八〇年代的中共與南北韓關係

朱松柏

一、前言

朝鮮半島情勢的變化最能敏銳地反映出國際間強權政治的互動關係。韓戰結束之後，朝鮮半島因地理上的特殊條件，而與美、日、蘇、中共等東亞強大勢力有著鉅大的關聯。一九五三年美國為確保東北亞的安全曾與南韓簽訂「韓美共同防衛條約」；接著，一九六一年中共與蘇聯亦分別與北韓簽訂具有軍事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①，使得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民主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黨集團在朝鮮半島上的壁壘更為分明。

進入七〇年代後，由於中共與蘇聯的對立升高，以及美國與中共的和解加速，使得朝鮮半島的情勢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變化的主要特徵是原來在韓戰當時與中共站在武力對峙地位的美國，企圖利用中共的勢力來牽制蘇聯，而中共也企圖藉改善對美關係，來提高它的國際聲望與地位，因此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也開始有了妥協的跡象。

尤其是進入八〇年代後，如何促成南北韓之間的和談？如何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一直是中共與美國對韓政策的主要目標。由於在美、日的調停下，中共已同意改善與南韓非政治性的關係，結果却促使北韓更傾向蘇聯，導致朝鮮半島情勢又產生了新的變化。本文主要想探討八〇年代後，中共與南、北韓關係的新發展及其對未來朝鮮半島與東北亞情勢的可能影響。

註① 金日成係於一九六一年的六月與七月間，分別訪問了中共與蘇聯，並簽訂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二、朝鮮半島對中共的戰略意義

朝鮮半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部，北以鴨綠江、圖門江和中國東北及蘇聯的濱海省相連接，西隔黃海與中國的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遙遙相望，東南則以對馬海峽和日本為隣。就地理位置而言，朝鮮半島是亞洲大陸與日本島嶼間的橋樑，自古以來即為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的交會點，故當大陸強大國家興起時，即利用其作為征服日本的通路；反之，當日本的海洋勢力強大時，便利用其作為侵略亞洲大陸的跳板。因此，朝鮮半島的政治環境，深受其地理因素的影響。

二次大戰結束後，朝鮮半島由於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為世界強權爭取戰略據點的主要地區之一，尤其是在亞洲東部被一連串島嶼所包圍，這些島嶼與大陸間往往形成許多重要的海峽，扼守住戰略要道；而朝鮮半島正好是亞洲大陸與月牙島羣之間垂直接觸的半島，北可控制蘇聯的太平洋海軍艦隊出入的門戶，東南直逼日本的心臟地帶，西南可窺探中國華北要地和黃海的海軍動向，西北接連中國的工業中心地——東北^②，因此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今日國際強權角逐的重要場所。

由前述的地理因素得知，朝鮮半島在地緣政治上依附於中國東北，要了解朝鮮半島對中共戰略的重要性，先要了解中國東北的戰略地位。中國東北資源豐富，土地肥沃，長久以來就為日本和蘇聯所垂涎；而事實上這個地區在二次大戰前曾為上述兩國所瓜分，一直是日本「大陸政策」與蘇聯「東下政策」的焦點。

東北因天然資源的豐饒，地理形勢之險要，在世界地緣政治上處於極端優越之關鍵地位，亦為多種戰略要地的接觸點，其東北兩面與蘇聯毗連，東南接鄰朝鮮半島，西連外蒙古，西南以長城為界與河北相接，南臨渤海與黃海，實足以控制四方^③，是故蘇聯如欲征服中國，進出西太平洋或西南亞，亦以取道東北最為近捷。再則朝鮮半島為自陸路通達日本之橋樑，故東北實有遙控日本羣島之優越形勢；反之，日本如欲在亞洲大陸謀求發展，亦以由朝鮮半島直趨東北最為近便^④。由此顯示，就國防與戰略而論，東北乃為中國北方之門戶，亦為列強爭奪東亞霸權之關鍵。

目前東北為中共重工業的集中地，經濟的命脈，自然要加以嚴密的防守，更何況東北是華北的門戶，東北一失華北將無險可守，危如累卵，因此東北不論在經濟上或國防上，對中共而言其重要性可見一斑。而朝鮮半島恰為東北與日本之間的橋樑，當今

註② 卜大中《朝鮮半島對蘇聯與中共的戰略意義》，政大《東亞季刊》第八卷第二期，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一日，九二頁。

註③ 朴斗福《中共參加韓戰原因之研究》，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八月，二二四頁。

註④ 朱嘉寶《東北——國防形勢》，《東北論文集》第四輯，臺北中華學術院東北研究所，一九七〇年，八四頁。

美國又置武力於日本與南韓，蘇聯也積極增強其遠東太平洋地區的陸海空軍實力，益使中共對東北的安全感到憂慮。所以當一九五〇年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隊進抵鴨綠江時，中共立刻派遣百萬人民「志願軍」，投入韓國戰場，並傾全力將聯軍逐回北緯三十八度線以南地區。同時近年來當蘇聯增強遠東太平洋的軍事力量並加強與北韓勾結時，中共立刻提出反對霸權主義的口號。凡此種種均足以說明朝鮮半島對中共的亞洲戰略尤其是對東北的防衛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中共的對外開放與朝鮮半島政策

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是其對外政策的一個部分，因此要了解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首須了解中共的對外政策。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緊接著爆發「宮廷政變」，「四人幫」遭到逮捕，不久鄧小平復出並逐漸掌握權力。鄧小平認為中國大陸經過卅年的閉鎖政策以及十年的「文革」浩劫，仍然呈現貧窮與落後的局面，已使廣大人民對中共政權及共黨統治失去信心，造成人心與社會不安。中共領導當局深深意識到倘不再改弦更張，即將危及政權的穩定，因此如何挽回人心重建共黨統治的威望，便成為鄧小平復出後的首要課題。

一九七八年二月中共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中，提出「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並擬於本世紀末，使農工總產值能「翻兩番」，屆時平均每人所得可望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⑤；接著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決定自「一九七九年起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要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來」^⑥。

中共把四個現代化當成是八〇年代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之一^⑦，為此中共領導當局再三強調：（一）為引進西方先進工業國家的科技與資金，將繼續採取對外開放的政策；（二）需要一個長期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⑧。中共意識到對外貿易之加強及對外開放政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要落實四化建設需要相當龐大的資金，非中共本身所能籌措；另外還需要相當的人才與科技，但十年「文革」中共的教育一片空白，在此情況下要推動四化只有向外爭取援助。

在推動四化與對外開放政策的影響下，中共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在進入八〇年代後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主要特徵是拋棄過去教條理論上的專橫獨斷，而採取重視傳統國家利益的現實路線。具體的作法是繼續拉攏北韓，避免北韓一面倒向蘇聯，另一方

註⑤ 胡耀邦八全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報告，〈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註⑥ 〈偉大轉變和重新學習〉，〈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註⑦ 中共領導當局一再強調，八〇年代的三大任務目標是：（一）反對霸權主義；（二）實現四個現代化；（三）統一祖國。

註⑧ 趙紫陽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外交工作部份，〈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

面也開始同意與南韓展開非政治性的接觸。

中共前外長黃華曾於一九八〇年對內發表的報告中，確定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的幾項基本原則，其內容如下：

(一) 南北韓的統一只能透過和平的方式，在南北雙方自願與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進行，中共支持要求取消聯合國韓國復興委員會的動議，並支持北韓實現南北統一的主張，但不贊同也不會支持北韓使用和平談判以外的軍事手段解決南北韓的統一。對美軍駐在南韓一事，中共已經向有關國家表示態度，並諒解美國的立場。

(二) 中共與美、日有共同的想法，認為朝鮮半島的安定不僅有助於東北亞地區局勢的穩定，也關係到亞太地區的安全，在維持與北韓友好的同時，不僅密切注意蘇聯在北韓勢力的增長及使用其港口的可能影響，而且將不斷與美、日等國諮商南北韓局勢，以調整對北韓的外交政策。

(三) 中共要加強與北韓各方面，包括政府與民間的友好往來與交流，來抵消蘇聯的影響；在爭取更多的北韓人民同情和理解中共立場的同時，加強其內部親華派的勢力地位，有利於雙方人民的友誼，也有利於削弱北韓內部親蘇聯的盲動主義傾向。

(四) 北韓有一張「蘇聯牌」，但別忘了中共也有一張「南韓牌」，北韓如要一邊倒向蘇聯，一切援助免談，而且中共也一樣轉過來支持南韓，中共絕不會不給自己留後路，這就是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南韓與中共關係的大門現在明擺著是關門不上鎖，隨時都可以開^⑨。

由上述的談話內容，我們可以了解中共決定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因素，是在於牽制蘇聯的勢力擴張。從今天的情勢上看來，我們很容易明白，中共對於蘇聯在朝鮮半島上的重大影響力，有著極大的關心。尤其是中共在東南亞、南亞及北方一帶，面臨蘇聯對它的包圍，不能也決不會袖手旁觀，而讓朝鮮半島成爲蘇聯「東下政策」的據點。韓戰結束以來，中共對北韓政策所表現的態度與立場，無疑的是與蘇聯爭取對北韓的影響力，爲了與蘇聯一爭長短，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一事實很容易讓我們了解，中共對北韓的政策是致力於削減甚至消除蘇聯與北韓的勾結。

中共對南韓的政策，在進入八〇年代後才開始有了很大的轉變，由於鄧小平上臺後採取所謂「實用主義」路線，積極與西方國家進行接觸，希望從發達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日兩國引進高級的科技與資金，以實現中共的四個現代化，同時在美、日兩國的穿針引線下，中共對開發中國家模範生的南韓，及其經濟發展與軍事力量的壯大也不得不加以注意，此外爲了破壞中華民國與南韓的關係，中共開始同意與南韓展開非政治性的接觸。由此顯示如何促成南北韓之間的和談，如何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是八〇年代中共朝鮮半島政策的主要目標。

註⑨ 黃華《八〇年代外交形勢、政策與今後任務》，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五日。國家安全局編印，民國六十九年五月。

四、中共與北韓關係現況

如前所述中共拉攏北韓的主要目的，是牽制蘇聯勢力在朝鮮半島的擴張。但是蘇聯是一超級強國，其經濟力與軍事力超越中共甚多，故能維持其在共黨世界宗主國的地位，不僅在共黨世界甚至在非共世界，其外交影響力亦遠超過中共。而且在目前南北韓軍事對峙的情況下，北韓如欲與美國所支持的南韓相對抗，除了利用蘇聯精密的武器外別無他途，因此北韓亟需蘇聯的武器供應；而且在經濟關係上，蘇聯現為北韓最大的貿易伙伴^⑩，從積極對抗美國的觀點上來看，蘇聯與北韓的立場亦趨一致。是故中共無論給予北韓多少援助，都無法將北韓完全拉到自己一邊。

不過中共在與蘇聯競爭對北韓的影響力時，也具有幾方面的優勢，第一、中共與北韓同為亞洲的黃色人種，雙方有悠久的歷史與文化關係，在長期的交流下，彼此在民族意識與相互理解方面較蘇聯的白色人種更具親密感。此種歷史、文化與人種的背景，使北韓雖因蘇共的力量而建立其政權，但基本上仍然顯示出親中共的性格。

第二、中共與北韓同為共黨世界的開發中國家，雙方的經濟發展與生活水準大同小異，而且中共在第三世界及不結盟運動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均為蘇聯所不及。尤其是在不結盟運動中共對北韓扮演著監護人的角色^⑪，而北韓則擔當中共的馬前卒，雙方關係可謂非比尋常，此點自有助於阻止北韓一面倒向蘇聯。

中共拉攏北韓最常見的方法與手段如下：

(一) 政治外交的支援

一九八〇年以來北韓與中共的重要領導人頻頻互訪，計有：趙紫陽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鄧小平與胡耀邦於一九八二年四月，胡耀邦於一九八四年五月與一九八五年五月分別前往平壤訪問，而且金日成也分別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其子金正日於一九八三年六月先後訪問中國大陸。雙方領導人的互訪，鞏固了中共與北韓之間的關係。此外歷年來雙方各種團體的互訪更是不計其數。

中共一向支持北韓統一全韓的主張，例如中共認為金日成於一九八〇年所提建立「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的統一方案和十大

註⑩ 見《亞洲、中東動向年報一九八五》，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九二頁。

註⑪ 柳世熙《蘇聯與中共對朝鮮半島政策》，《中蘇研究》第八卷第一號，韓國漢陽大學中蘇研究所，一九八四年春，三十二頁。

施政方針，是公正合理解決南北韓統一問題的最佳方案^⑫；南北韓的長期分裂是美國軍隊留駐南韓和美國對南韓內部事務的蠻橫干涉所造成的，中共一再要求美國應遵守聯大的決議，從南韓撤軍，並停止干涉韓國的內部事務^⑬；中共也支持北韓金日成於一九八四年元月所提南北韓與美國舉行三邊會談的建議，其先決條件是：(1)美國與北韓簽訂新的和平協定以代替目前的停戰協定；(2)美軍必須完全從南韓撤出；(3)南北韓雙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然後再商討有關南北韓的統一問題^⑭。

在國際問題上，中共亦力求採取與北韓一致的步調，例如支持北韓以一個聯邦國家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拒絕美國所提四邊會議（南北韓與美國、中共）以及交叉承認南北韓的構想，同時積極支持北韓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以提高北韓在國際間的聲望和地位等。

(二) 軍事與經濟的支援

中共長期以來一直無償提供北韓發展經濟所需的石油、工業原料、機械設備和技術援助等，雙方的貿易額年有增加，中共為北韓第二大貿易伙伴，僅次於蘇聯，一九八二年雙邊貿易總額為五億八千六百一十萬美元，（北韓輸出二億七千六百六十萬美元，輸入三億零九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八三年為五億三千一百八十萬美元，（北韓輸出二億三千一百一十萬美元，輸入三億零七十萬美元）^⑮。近年來，由於北韓龐大的國防負擔，其每年的國防費用佔其全年總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遠高於南韓的百分之六，因此連帶的影響到經濟的成長。尤其是從一九七八年起至一九八四年止的第二個七年經濟計劃，僅達成原定目標的一半。北韓面臨這種經濟困境，對於外債也無法如期償還。據估計北韓目前的外債約為三十億美元左右，因而一再要求中共支援，協助其償還部分債務。

北韓鑒於中共近年來採取實用主義的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在經濟發展上已獲得了某些成效，因此也有意模仿中共，故自一九八三年以來，特別在經濟部門與中共不斷進行人事交流。一九八三年六月金正日秘密訪問中國大陸時，曾參觀中共樣板工業設施與外資企業的生產情形；一九八四年二月與八月間新任外長金永南與新任總理姜成山分別訪問中國大陸，尋求中共對於北韓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援助，而且還訪問了上海和深圳等處^⑯。北韓更一再派遣經濟代表團，參觀訪問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經濟特區，顯示

註⑫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註⑬ 中共《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

註⑭ 北韓《勞動新聞》，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一日。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日本《朝日年鑑》，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八五年，四七〇頁。

北韓對中共的實用主義路線深感興趣。

除了經濟之外，雙方的軍事代表團也頻頻互訪，雖然沒有具體的資料可以證明中共給北韓軍事援助的數量，但是一般相信北韓的輕武器大部分由中共供應，精密武器則由蘇聯供應，而且自一九八二年以來中共已提供北韓四十架米格廿一型戰鬥機。

(三) 承認金日成與金正日的繼承體制

中共一直到目前為止，仍然堅持一個韓國的原則，認為北韓才是朝鮮半島上唯一的合法政府，而南韓只不過是美帝的「傀儡」政權而已。因此中共在解決南北韓的統一問題以及其他有關的國際問題上，一直是無條件的支持北韓的主張，也就是僅承認金日成政權的正統性與合法性。

在共黨國家中，權力繼承有其特定的模式，往往在獨裁者死亡後，表面上維持短暫的集體領導的局面，然後必須經過一番血腥的鬭爭，再產生新的獨裁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共黨國家中缺乏一套合理而適當的權力轉移制度，從中蘇共的例子即可看出一斑。由此可見權力繼承問題在共黨國家中，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從中蘇共獲得的經驗與教訓，金日成深深體會到如果想在死後繼續維持其政權於不墜，那就只有將權力傳給他的兒子金正日才最可靠。因此早在一九七〇年代北韓已開始為金日成的父子世襲體制預作安排，如今一切已就緒，金正日無疑的已成爲今日北韓的第二號人物，隨時可以接替其父的位置。在對外方面，從八〇年代開始，北韓積極爭取兩個共黨強權中共與蘇共對此世襲體制的承認。一九八二年四月鄧小平與胡耀邦訪問平壤時已明白表示將承認金正日的繼承地位，同年九月金日成與次年（一九八三年）六月金正日的先後訪問中國大陸，也可反映出中共對其父子世襲體制的支持。

除了上述各項之外，爲了拉攏北韓，中共在與南韓改善關係及接觸方面，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儘量避免刺激北韓。

五、中共與南韓關係現況

中共與南韓的關係在進入八〇年代後才有所突破，在此之前中共僅同意與南韓通郵，允許居住在中國大陸的韓僑和居住在南韓的華僑與對方的親屬通信，而且中共也曾經對一批侵犯中共領海的韓國漁民予以招待並釋放。除此之外，雙方幾無任何接觸。一直到一九八三年五月發生中共民航機被奪事件，中共派遣民航局長沈圖前往漢城交涉歸還人機事宜，造成南韓與中共三十多年來的首次官方接觸。由於奪機事件的順利解決，中共也給予南韓善意的回報，於一九八三年八月與十月分別同意南韓派遣代表參加在江蘇無錫由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所主辦的水產養殖訓練，以及由聯合國國際通訊組織在上海舉行的國際衛星通訊研討會。

①，因此奪機事件可以說是南韓改善與中共關係的一個分水嶺。

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葉飛，在北平接見日本衆議院議員時，更公然表示：「中共將參加在南韓召開的各種國際性體育、文化與學術活動，而且也歡迎南韓派代表參加在中國大陸舉行的相同性質的會議與活動」^⑮，此後雙方在體育活動與國際學術會議方面的交流即積極展開。

一九八四年二月下旬中共首次發給南韓網球代表隊入境簽證，允其參加在雲南昆明舉行的台維斯杯遠東區第二回合淘汰賽；四月七日中共的體育代表隊也首次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亞青杯籃球錦標賽。四月八至十日在廣州市舉行的第十一屆亞洲足球總會，南韓除派其足協官員參加外，並有兩名記者首次獲得入境簽證前往採訪消息；四月下旬中共又派遣一個包含三名官員在內的代表團，參加在漢城舉行的亞洲地區游泳跳水比賽。此外，九月間在廣州舉行的亞洲網球錦標賽，以及十月間在上海舉行的亞洲女子籃球賽，南韓均派代表參加。

一九八五年四月有兩名韓國外交官，也就是駐聯合國代表部的李時榮公使與琴正鎬書記官，首次參加聯合國在北平舉行的第十屆巴勒斯坦問題研討會^⑯，五月間又有兩名南韓廣播部門的人員，參加在北平西苑飯店舉行的亞洲太平洋廣播聯盟會議；十月間中共也派遣由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率領的十一人代表團，參加在漢城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與南韓之間的經貿關係，已從間接貿易轉為直接貿易。一九八五年六月韓國外交部長李源京在國會答詢時首次公開指出，一九八四年南韓與中共透過香港轉口的雙邊貿易額達到三億五千萬美元^⑱，而據其他消息指出一九八四年南韓與中共的雙邊貿易總額高達八億美元，其中自然包括了直接貿易在內。

一九八五年八月間中共已決定撤銷對南韓的貿易限制，指示廣州及香港的中共對外貿易機構：與南韓進行的間接貿易將由直接貿易來取代，同時可以轉作生產軍用物資的工業原料，對南韓出口亦將解禁^⑲。事實上南韓向中共購買的煤炭與石油，自中國大陸直接運抵南韓港口，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了。

目前雙方的經貿關係已發展到合作投資設廠的階段。一九八五年年初，南韓大宇集團總裁金宇中曾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並與

註⑰ 韓國《朝鮮日報》，一九八三年十月四日。

註⑱ 日本《朝日新聞》，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

註⑲ 韓國《朝鮮日報》，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三日。

註⑳ 香港《明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

註㉑ 韓國《朝鮮日報》，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註㉒ 香港《明報》，一九八五年九月四日。

中共建立第一家合資公司，在福州設廠裝配生產電冰箱及彩色電視機^②；幸福與金星集團也正與中共談判幾項合作計劃，包括生產電子及化學產品。儘管韓國政府鼓勵業者與中共貿易，但是中共與南韓目前無外交關係，而且中共政策不穩，隨時有橫生枝節的可能，因此南韓與中共進行經貿合作可謂備極辛勞，並冒了極大的風險，稍有不慎即可能血本無歸。

正當中共與南韓頻頻進行非政治性的接觸之際，北韓頭子金日成却於一九八四年五月間前往莫斯科從事二十三年來的首次正式訪問。此行除了爭取蘇聯的軍經援助外，主要是向中共施加壓力，抗議中共與南韓之間的曖昧關係。現有跡象顯示，原來在中共間採取等距離外交的北韓，已有逐漸倒向蘇聯的趨勢。

一九八五年四月間，蘇聯首次供應十架米格廿三型戰鬥機給北韓，作為金正日生日的禮物。據韓國國防部的情報指出，蘇聯將供應北韓這一類型的飛機四十五架到五十架^②；而且為了慶祝北韓光復四十週年，蘇聯的太平洋艦隊也訪問了位於西海岸的元山港和東海岸的南浦港；同時北韓又同意蘇聯的轟炸機飛越其領空，南下太平洋直抵越南的空軍基地。由此顯示雙方已加強了軍事上的聯繫。

未來中共對南韓的政策，將繼續受到北韓與蘇聯接近的影響，當北韓與蘇聯越接近時，中共為牽制北韓，對南韓的態度也就會表現得越溫和而富有彈性。反之，如果中共改善與南韓的關係，無可避免的也將刺激北韓對中共的態度。為避免北韓完全投入蘇聯的懷抱，重蹈越南的覆轍，中共與南韓的接觸勢將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

六、結 論

如前所述，八〇年代的中共朝鮮半島政策，顯然是受到國際與國內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在國際因素方面，中共與美、日的和解，以及中共與美、日關係的快速進展，再加上美、日的穿針引線，連帶的也影響到中共與南北韓的關係。在國內因素方面，由於四個現代化是中共八〇年代最重要的任務與目標之一，中共希望有一個和平與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其四個現代化的推展。在上述兩種因素的相互激盪下，迫使中共不得不重新調整其與南北韓之間的關係。

過去中共針對來自蘇聯的包圍及軍事威脅，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與蘇聯的鬭爭及反包圍策略上，如果中、蘇共的衝突越激烈，那麼北韓的地位就越顯得重要，一旦中蘇共的關係緩和下來，相對的北韓的戰略價值也就跟著降低。中蘇共為了所謂的一關

註② 香港《明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註③ 日本《讀賣新聞》，一九八五年七月六日。

係正常化」，已進行了七個回合的談判，雙方關係雖然一時之間無法完全獲得改善，但正朝著有利於緩和的方向在前進，因此北韓對中共的反蘇戰略而言，可能不再像過去那麼重要，是故，對北韓的傾向蘇聯，中共並沒有立即與明顯的反應。

不過面對北韓與蘇聯關係的日趨密切，中共爲了達到牽制北韓的目的，也可能逐步的採取以下的步驟與措施：(1)減少或中斷各種支援，比如在石油與武器的供應方面可能減少，而價格則相對的提高；(2)減少雙方的貿易量以及各種團體、人員與文化的交流和接觸；(3)打「南韓牌」，擴大與南韓各方面的接觸，並緩和對南韓的態度；(4)降低對北韓各種政策的支持，並對北韓的政策作公開的批評與攻擊；(5)誇示軍事力量，作間接的威脅。中共果真採取這些行動，北韓爲顧慮到本身的現實利益，不敢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蘇聯一邊。

如所預料，中共與南韓的關係雖有所突破，但進展却是緩慢的，儘管中共爲了情勢上的需要，而同意與南韓進行非政治性的接觸與交流，不過要它正式承認南韓則爲時尚遠。事實非常明顯，中共當前的朝鮮半島政策仍然堅持一個韓國的原則，一如它堅持「一個中國」的情況一樣，反對南北韓分別加入聯合國以及美國所提四強交叉承認南北韓的構想。

未來中共與南韓的關係，也將受到中蘇共和解、蘇聯與北韓關係以及中共與美、日關係變化的影響，比如蘇聯與北韓關係越密切，加上中共與美、日關係越接近，都可能促使中共改善與南韓的關係，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在短期內，中共不可能接受「兩個韓國」的概念，也不可能犧牲北韓轉而承認南韓。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五次圍剿戰史 (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美金八元
航空美金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